

# 大事業家張謇新傳(一)

(本文插圖刊第6頁)

陳嘉猷

滿清末年的恩科狀元，民國肇始的關鍵人物，官位不稀罕，事業滿江淮，先後任過江蘇諮議局議長，民國成立任實業總長，嗣任農林總長、全國水利局總裁、農商總長、江蘇新運河督辦、吳淞商埠督辦，畢生從事實業建設，創辦紗廠、麵粉廠、輪船公司；創設師範、女子師範、河海工程、水產學校等。著有張季子九錄（政聞、實業、教育、自治、慈善、詩、文、雜、外）、柳西草堂日記、齋翁自訂年譜等的張謇先生，是江蘇海門人，為近代成功典型的大事業家。

張謇，字季直，小名長泰，初名育才，晚號齋翁。生於民元前五十九年（清咸豐三年癸丑）農曆五月二十五日（卯時），卒於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農曆七月十七日午時），享壽七十四歲（一八五三——一九二六）。他在昆仲中排行第四，鄉人稱他張四先生，時人尊稱他齋公。他是筆者小學時的校長，首先要為他辨正二件事：

①他是道地的江蘇海門人，不是南通人或如皋人。②他是當代事業的偉大成功者，不是胡適所說的「失敗英雄」。

## 真正海門常樂鎮人

齋公在自訂年譜內稱：「生於海門常樂鎮，今敦裕堂前進之西室。」又稱：「余家自先高祖由石港遷金沙場東五里廟河南頭總。」旋「外曾祖亦遷海門常樂鎮（原在東臺為小瓷商），兼營小農。」父彭年，字潤之；母金氏。由於出身貧寒農家「初止有海門之田二十餘畝，歲獲不足於用，而治之甚勞」。終生含辛茹苦，教育子女成人。彭年每逢元旦，拜天祭祖，願心禱告，求五穀豐收，家宅平安，子孫發達等。

筆者家住海門二漁鎮，與齋公住家相距五十餘里，而岳丈家即住常樂鎮。據鄉親父老傳聞，彭年挑擔賣糖，齋公小時也賣過糖；且舊宅仍留置糖擔，以示不忘其本。至於另一繪影繪聲更值得一提的奇聞：

齋公是常熟翁同龢（叔平）的及門弟子，大魁天下後，頭一件事專程向恩師拜謝。翁謙遜地示意此次狀元得來不易，定是你家祖上陰功積德所致。迨齋公返家，父已去世，經母親回想告齋公：「曾有一晚，爾父賣糖返家，共同整理舊棉

絮，發現重物一包，內有銀元二十枚，驚喜之餘，爾父心情沉重，立刻挑起糖擔摸索舊路，趕緊送還失主。隱約見一茅草屋家，油燈如豆，很少動靜，敲門亦無應聲，再仔細由窗洞探視，似乎有二老昏睡桌上，另有一女正吊在樑上，便立刻衝進屋內，先解救上吊女子，尚存有氣息，一面推醒男女老者，告以一定為誤失銀元而出此下策，特地冒夜送回，請寬心檢收。

「豈料，二老一再否認，頓使爾父百思不解。終於在至誠感人下，老人坦承原來欠債五十元。即將到期，債主為富不仁，如到期償不清，強逼帶走女兒，目前尚未達半數，自審無法湊足金額，勢必家破人亡，索性將此二十元暗贈忠厚老實人耳。爾父聽了，百感交集，一面將銀交還，一面勸慰稍待，共同設法湊集，千萬別走絕路。事隔三日，爾父抵押張氏祠堂祖產，湊滿三十元又趕贈老人，總算搶救了三條人命。」

齋公聆聽之餘，對祖上更多感懷，而張氏祠堂產權，事後還是由齋公贖回的。此項傳聞，雖乞史料佐證，想亦不致完全空穴來風。這好比華裔太空科學家王贛駿博士，在太空完成實驗液滴

力學，自認祖上蔭功積德庇佑而成；其因果報應之說，在科學上固有待深研，而對世道人心，不無積極鼓舞作用。

喬公事親至孝，嘗翁相國充讀卷大臣，拔置第一，洎拆封奏對曰：「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上甚喜。」（翁同龢日記）在大魁後，聞父歿，星夜奔喪（彭年九月十七日去世，喬公二十七日轉由上海抵家），入門即伏地大哭，痛曰：「一第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何如侍親之終！」「不堪重憶科名事，宮錦還家變雪衣！」其孝親之情，概可想見。

他自稱：先祖性介，雖貧不受人饋遺，初由金沙遷西亭時，子女繁盛，歲獲常不給。先君初至常樂鎮，侍先曾祖外父母，歲頻歉。但太平天國時，有由江南逃至海門避難者，每多周卹。談到他的外婆家，也並不富有，在「東臺謁外祖母望志哀」詩中，有「道光中歲後，五歲三苦飢」，「王母慟失明，與母窮相依」，「謂兒十分苦，兒苦蒼天知」。為孝思母親，在東臺創辦「母里師範」。

喬公從小讀書，亦在海門為多。五歲從海門邱畏之大璋讀，已識字，背誦千字，竟無譌。至十歲，仍從邱先生讀。十二歲，延西亭宋蓬山先生授讀，對邱先生仍厚禮無間（自訂年譜）。尊師重道，足堪矜式。

他的南通西亭舊宅，營造於光緒二十六年，一度抵押轉讓，旋蒙塾師邱先生，居近而交親，歸向海門了。自稱「嘗年十五至十八讀書西亭時，從故老訪先祖言行，多不能舉」，可見祖輩和

外祖輩，早已以海門為久居之地了。

因此，他與劉厚先生的一段談話中說：「我雖是通州籍貫，實際上，我生長在海門地方，童年時代過的全是海門農家的生活。」在二十、二十一歲時，尚從海門訓導之無錫趙覺泉彭洲先生學。

再者：喬公於大魁五年後，在故居海門常樂鎮建了一所新宅，翁相國題有「扶海坵」三字。喬公每年親書春聯，張貼大門。如民國成立，壬子春聯：「民時夏正月；國運漢元年。」民國七年的春聯：「大田多稼，農夫親耕；百川至海，遊子返家。」這家，當然是指海門的老家呀！

民國四年十一月，怡祖（孝老）迎親，婚後三日，喬公親率子媳同常樂鎮行廟見禮。這不難肯定：在南通西亭雖有老宅，但遷居海門已久，毋論隨家長籍貫，或按出生地原則，於情、於理、於法，喬公是道地的海門人也。

至於為何有人說他是南通或如皋籍？那是另有一段辛酸血淚史，容後道破，這裏先談他對海門回饋的貢獻，更足以證明他與海門的情親關係所在。

### 回饋鄉里祖地墾荒

清乾隆年間，海門建廳，廳事堂之西園，喬公作有西園記（海門廳誌）。民元前十三年（喬公時四十五歲），試海門蘆稜煉糖，翌年營所居常樂鎮二十八圩社倉（閱二年重修並訂社倉約），劉總督以所條陳海門墾荒事入奏，委道員錢德培來勘視。民元前十一年，建趙序於訓導遺像碑

。民元前九年，策進海門蠶繭業。

民元前八年（一九〇四年，五十二歲），在海門住家附近，創設常樂鎮初級小學。喬公親作校歌：「大江東下海潮上，潮潮都進青龍港，港中有三鎮，常樂居中央，二十八圩同社倉，小學校開兼教養，父老勿愁荒，兒童勿愁餓，大家愛國先愛鄉，常樂之校真堂堂。」以社倉為基金，經費充裕。

民元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在常樂鎮開設陳生酒廠，所出名牌茵陳酒，有滋補與藥用之長。民國三年，美國為紀念巴拿馬運河通航，在舊金山舉行世界性博覽會，茵陳酒即曾獲獎，轟傳遐邇。民元前五年，由從子亮祖婦所私立之常樂鎮第四初級小學落成。民元前四年，建彭年公樂善好施坊於常樂鎮義莊之庭。是年三月間，創設常樂鎮女子小學，這是海門女校之始。其創校經過，先得由元配徐夫人說起。徐氏名端，海門農家女，祖父兩代以力穡致富（後告中落），與喬公住家相距五里許，年十八來歸（家譜說十八歲訂婚，二十二歲成婚），字之曰菀宜。喬公五十六歲時，徐氏病歿，遺言以私資建常樂鎮女子小學，即為「張徐私立女校」。喬公亦親作校歌：「海門溯女校，常樂為之始，校以私財成，張徐夫人終命老，夫人亦是女子身，惟明大義能如此，重義輕財天不限女子，常樂女校自有堂堂史，後生後生可興起。」

民元前二年，喬公召集常樂社倉各圩社長會議，說明社倉與小學教養有關，仍應按畝捐麥，充作經費；一面還替海門宋季港孫五郎洗雪為婁

謀殺冤案。

民國元年，按徐夫人遺囑，規畫新育嬰堂第一幼稚園。八年三月（六十七歲），規築大生第三紡織廠於常樂鎮近郊（簡稱三廠）；十年落成。有紗廠，必然推廣植棉。海門全縣棉田面積，在戰前的保守估計，中棉（有鷄脚棉、小白花等品種）為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四十七畝，美棉（在東部鹽墾區一帶多退化美棉），為五萬九千九百畝，合計為七十萬畝之多。農民的叨光，經濟的活絡，可以想見了。

交通為實業之母，由於運輸需要，便開辦鐵路。三廠到青龍港（可直達上海），約十六公里，在港上築有船閘，並築輕便的通江鐵道銜接，這是蘇北沿江一帶所獨有的迷你小鐵路。筆者曾好奇搭坐過小火車，記憶猶新。同年，又籌設海門淮海銀行分行開業。

民國十年，完成通海公路網，自常樂鎮試車至南通，計通車五百里。民國十二年（時七十一歲）六月間，至海門薄善堂開會。該堂之設，起自光緒十一年創議，十三年始請於總督，梗於吏胥；一直拖至光緒三十三年而大定，喬公慨乎言之：「專制時代，成地方自衛事之難如是。」會後，回尊素堂，視察家廟及二宅梅雨汎濫狀，自稱：「余自少客以來，必歸常樂度歲」，可見均以海門老宅視為正宗。民國十四年六月，成立海門保甲會。

在私誼上，民國四年，替海門良農劉叟寫墓碣。劉叟名煒宇一飛，亦字雲程，生子早旦，故小字旦，勤研農業冠於時，與喬公住家鄰近，幼

時過其家，間從乞果樹，亦延至家中指揮園事，叟以為樂。有三子，八十二歲去世時，誠子必丐嘗為其墓誌，喬公竟如願以償；又民國十三年，為海門孝威楊君寫墓碑，都是頗富人情味的事。

此外，他所以對墾荒發生興趣，其動力之源，還是與海門有關。他說：「通州與海門，雖然接壤，但人民性質，迥然不同。通州人安土重遷，很少往別處營生，……而海門人不然。」海門人「所以到上海謀生的原因，即是無田可種，迫而出此也。」因此，他想到：「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濱，直到阜寧縣境，南北延長六百華里，可耕之荒田，至少在一千萬畝以上。」

當時，他曾勸兩江總督辦理墾荒之事，可說曲高和寡，聽到要投鉅大的資本，「則皆敬謝不敏」了。他便「抱定埋頭苦幹，不計成敗的決心」，自行招股承辦，「第一試驗場就是通海墾牧公司」。他曾說：「這種事業，我如不做，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肯負此責任。」

這不僅解決了海門人及鄰縣許多人的墾荒謀生，而「一鼓作氣，樹立一個基礎」，且「一雪數千年來讀書人能說不能做之恥的志願」（與劉厚先生的談話）。

類此資料，都足以說明他飲水思源，君子務本，對出生地海門情親關係所在。

喬公為關愛海門，於民國十三年間，主持西三區保甲會議；至民國十五年四月，以七十四歲高齡，尚與通海官紳會勘通如海縣界，至老洪港，返經竹行鎮。六月二十四日，還不辭辛勞，到海門視察保甲會築礎工程，次日即病倒，以至

次月十七日與世長辭。應驗他「予為事業生，當為事業死」（民國十二年答日人駒井德三之訪問語）之豪語；亦可說為海門鄉里，始終奉獻到底！

### 冒籍南通辛酸話長

喬公明明是海門人，後來為什麼變為南通籍？這是喬公引為畢生困窘的事；其中的辛酸血淚史實，也太值得同情了。

照講，喬公從小聰穎異常，有神童之稱。四歲讀千字文，十一歲，塾師試以「月沉水底」命對，他很快答以「日懸天上」；翌年，以「人騎白馬門前去」，應聲答以「我踏金鷄海上來」，真是不同凡響。在十二三歲，自稱：「暑假師不在塾，舍書而嬉，父命荷鋤，導之田間創草（即除草），自暴背膊如炙，面赤而痛，晚歸，先君曰『讀書創草執苦？乃請終讀，日然則以父之苦，供兒之樂也；而惰而嬉，何以爲子？』」于是格外苦讀，甚至夏天夜間，把腳放入甕內，以防蚊咬。

只是，考運並不理想，十六歲時首次應南通州試，竟名列百名外，大受業師宋璞齋的訶責，謂：「千人試，額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這使他喪盡自尊，愧憤滿懷。自稱到了西亭，「凡塾之窗及帳之頂，並書九百九十九字為誌，駢駢短竹于枕，寢一轉側即醒，醒即起讀，晨方辨色，夜必盡油二盞，見五字即泣，不覺疲也。」閱二年，再應州試，始名字高中，「至是余萬而范落後」（自訂年譜）。

不幸，年十六中了秀才後，即遭冒籍涉訟，受盡人間播弄折磨，先後歷五年之久。他在家書中提到：「十六歲前，受鄉里小兒之輕」；「十八歲後，受倫父之辱」。因此，「在青年，未嘗一日高興，及作客于外十餘年，身世崎嶇，名場嶮嶮，亦無一日高興，以是遂寡少年之過」（民國四年二月日記）。

所稱鄉里，當然是指海門常樂鎮時的苦況而言；主因由於家境貧寒，祖父三代中都無參加科舉有籍之人，使他「時在海門，時至如皋，時至通州，殆無寧日」（年譜）。

由於從前科舉考試，頗多限制，凡考生三世學籍無名者，稱「冷籍」，子孫即無報考資格；他要參加當地初試的「小考」就有問題。在海門人地太熟，彼此深知底細，「認保」（族族中有資格者保證）、「派保」（由同縣廩生聯保），都有困難。可是喬公家族，不甘心放棄神童應考的機遇，似乎毫無選擇餘地，祇好走入冒籍一途了。

當彭年公商由業師介紹如皋張某，允為託籍假定之父，就冒入如皋籍，改名張育才報考了。據說張某是抽大煙的敗落戶，串通當地官紳，不時索詐，所欲不遂，便向學官訴喬公不孝；學官即以論語子游問孝一章為題，命作八股文。喬公對非其父又不得不認為父，臨文的內疚痛苦，亦惟有百般忍辱含冤。初被傳之如皋，復逸歸海門常樂鎮，午夜冒雨潛出，怕遇熟人，不敢提燈籠，足屢陷泥坑，恨無利刃剖仇人之腹。

在追悔莫及，忍無可忍下，不得已而據實上

呈學官；還是涉訟五載，負債千金。最後幸得學使江夏彭允餘，侍郎南通州州桐城孫雲錦的仗義援助，層層呈請，咨轉疏釋，終蒙判歸本籍了。

其中，孫雲錦的關愛特多，也為日後喬公的大恩人。他不僅全力大白其冤，且錄為入幕書記，因而得識吳長慶，而參加韓役，得以識拔袁世凱，彈劾李鴻章，聲譽為之鵲起。

上述所謂本籍，應該要指海門。當喬公十五歲時從學西亭，聞從王璞齋先生問業；十六歲時，王先生介紹素稔之如皋人張嗣與彭年公晤識，認嗣為族，先試如皋。嗣兄駒，駒子銓前卒，即以喬公為銓子，名育才，報名注籍，原期試一場，取有名而已。現在要具稟請求更正回籍，難免對海門的忌才懷恨不無存心，加以冒了如皋籍，為學官楊泰英及馬某所持，便索性改以通州為本籍了。

看他的原稟便知：「竊生世居通州之西亭，家世業農，生父彭年，亦時行商于外，命生讀書于通城宋宅，因得識住通考如之張鎔。謂生雖世居通州，而祖父無應試者，是為冷籍，應考必有阻撓，莫若作為一家，隨同考如皋為便。時同治七年，生年甫十五，一心但求能考，至考中情弊，應屬茫然。遂任聽張鎔填寫三代親供，所填生父張銓，即張鎔已故之堂弟也，是年即蒙前學憲童拔入如庠，此填大結，即欲更正，張鎔告以有礙功名，生因未敢造次，反感其關垂，優為酬謝，初不知張鎔之意，留為將來索詐地也。伏思木本水源，豈容假借，今甫博一祿，而反為他人父，自問何以為人？再四思維，惟有檢舉求正，以

端大本。」「不敢再事因循，據實直陳，仰求更正」（張季子九錄）。

### 大魁天下彈劾國賊

該案，拖累五載，負債千金。直至同治十二年五月，始奉禮部核准，遵注冊定案。歸籍事，才告段落。忍耐不是懦弱，為化悲憤為力量，還是積極勝於消極。喬公經此嚴重打擊後，格外刻苦自勵，專心全力與考；計經二十八次搏鬥（會試即達十次），九次名列第一，終於大魁天下，總算吐了一口怨氣。

喬中公舉，已是四十二歲，那年甲午，為慈禧太后六十萬壽所舉行的恩科會試；這比宋時梁顛七十二歲（世傳八十二歲）中狀元，選較年輕三十年。殿試首策問河渠、次經濟、選舉、鹽鐵四策，由於喬公私淑朱子，是以全引朱子學說策對；經論規畫，本末條理，乃至抗折權貴，如出一轍，聖賢道統，一脈相承。得以出類拔萃，壓倒羣雄。

在狀元之前，喬公做過吳長慶幕友，開封府孫雲錦幕賓，江蘇贛榆縣書院、太倉婁江書院及崇明瀛洲書院山長；修過太倉、贛榆二縣縣志。古來讀書人以能中狀元為最高目標，而喬公並不熱衷于功名富貴，視無聊名器若敝屣。但由下述腳踏實地做事的具體成效中，不難肯定地說：在清代狀元一百十四人中（內江蘇四十九人），其對社會國家貢獻最大者，惟喬公一人而已。

國父孫中山先生自稱「愛國若命」，又是反共的導師（參見陳嘉猷著「國父的反共思想」）

；喬公舉措，均出以愛國至誠，且亦以反共號召。不尙空談，力行致果。

觀其年譜中所載：「與浙人論開國會事，浙某言：『以政府社會各方面之現象觀之，國不亡，無天理。』余曰：『我輩在，不爲設一策而坐視其亡，無人理。』」積極奮發，救亡圖存，才是愛國志士，英雄本色。

清宣統三年（民元前一年）五月十七日，攝政王召見喬公，不亢不卑，慷慨而對：「自見乙未馬關條約，不勝憤恥，即注意實業教育二事，後因國家新政，須人奉行，故又注意地方自治之事，雖不做官，未嘗不做事。」甚至他自己承認：「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當然一無所成」（張季子九錄）。

做事不做官，必然淡于名利。當喬公中了狀元，南通官紳在奎星樓修了一座「果然亭」，以應「果然奪得狀元歸」也；可是民國六年，喬公爲地方建公園五座，竟將「果然亭」改爲「適然亭」，自述：「余修此亭，不敢承意也，適然之事以適然觀之」，並另題一聯：「世間科第與風漢，檻外雲山是故人。」不稀罕功名，却志在地方建設，亦正是爲社會國家盡心力耳。

一八九四年中日戰起，喬公與恩師翁同龢，基於愛國忠貞竭力主戰。當時李鴻章疏于備戰，貽誤戎機。甲午戰敗，喬公仗義執言，由翰林院代表，彈劾李鴻章，轟傳海內外，又，喬公提出「越平韓變與善後六策」，力主實力保護朝鮮，聯東三省呵成一氣，以防日俄之侵略，可惜遭李鴻章妒忌而未被重視，他爲國忠謀，便彈劾李鴻

章，指出：「我列祖列宗所經營而保護之朝鮮，不待日人之亡之，而亡于李鴻章之心久矣」；認定李乃「主和誤國」，「臺灣之事，越南之事」，「朝鮮之事」，「李鴻章有心，則是賣國」（彈劾大學士李鴻章疏）。甚至又說：「亡東三省罪在李鴻章」，「不能不痛心切齒亡國之庸奴也」（復韓國鈞函）。他這不做鄉愿，不畏權貴，乃愛國愛民之正義感使然。

### 創辦實業投資教育

一八九八年四月，翁同龢遭罷黜，喬公便請假南歸，竟得免于維新黨禍，一大幸事。

馬關條約訂立後，國威日削，除去去朝鮮、割讓臺灣外，還賠款二萬萬兩。喬公爲挽救危亡，認定以教育救國爲急務；乃將個人經營實業所得銀二萬餘兩，合叔兄管以及二三老友之贊助，毅然創辦通州師範學校，開全國師範學校之新紀元，他說：「今日國勢衰弱極矣！國際地位虧損極矣！國者民之積，民之中各有一身在焉。國弱望虧，其害之究竟，直中于人人之一身。……欲雪其恥，而不講求學問，則無資；欲求學問，而不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普及教育而不求師，則無導」（通師開學時講）。

喬公這番話，明示愛國不唱高調，教育爲立國雪恥的根本，「故立學校自小學校，尤須先從師範始。」這是苦心遠見所在。也惟有行重于言，按部就班有理想有目標去做，才是真正的愛國志士。

要辦教育，有賴實業的支持。「國所與立，

以民爲天，民之生存，天子衣食，衣食之源，父教育而母實業，敷施翕受，功用相須。」這是喬公一貫的主張，而都以愛國爲前提。

### 立曹公祠折服日人

民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庚子義和團之役，促成東南互保，也基於愛國的動機。當八國聯軍攻陷平津，光緒帝倉皇逃走，全國人心惶惶，大家落神無主，這時何眉孫（嗣焜常州人）發動東南互保，經找洋人（福開森）說服盛宣懷，但不能只限上海，乃邀喬公奔走，力勸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首肯，始聯合與駐滬英領簽訂「東南互保條約」，形成東南地區聯省互保，公布于世，得免亡國之禍。

另舉一有趣的愛國事例：明末時，倭寇沿海滋擾，南通有曹頂者，本係鹽販之子，奮勇殺敵，積屍成堆，城南道旁設「倭子墳」。寇怒，佯攻，設阱，誘頂追殺，中計殉難。縣人紀念忠義，葬于「倭子墳」旁，並立廟爲祀。喬公特重修曹頂祠，添建「觀京亭」，有聯曰：「匹夫猶恥國非國，百世以爲公公」；坟旁道左還替曹頂立一銅像，橫刀躍馬，英氣凜然。

嗣後，日人有往參觀實業教育者，絡繹不絕，見此可恥史蹟，一再要求移去，免得兩國親善。喬公却正言厲色告之：「貴國以甲午戰勝中國之戰利品，陳列於東京靖國神社，以激勵貴國人之愛國心；重修曹公祠、塑曹公像，以激勵我中國人之愛國心，其義與貴國同。」日人羞愧無言了。目前大陸變色，愛國殺敵的曹公祠，未悉無

善否！

## 二通電文保全領土

愛國與反共，為當前不容分割的嚴肅課題；俄國是我們的世仇，也為愛國志士所不可或忘。清光緒二十七年（民元前十一年）齋公為揭穿帝俄想秘密吞蝕東三省的陰謀，理直氣壯發出「中俄交涉致樞府電」及「致各國電」，引起各國關切，使俄失色，未敢動彈；正由這二通電文，得以保全了東北國土。

當民國六年，蘇俄所謂十月革命，列寧奪獲政權後，即對內獨裁對外侵略，茅頭逐漸轉向東方，共產毒素鬼祟地輸入中國；常人尙未及明辨，齋公却已洞燭其奸，嚴辭予以關斥了。在「太虛以佛法批評社會主義錄答客問」中，齋公就情理剖析，切中時弊說：「共產之說，……以亞洲論，以中國論，吾斷其必不能行。」「夫人之有舊積，為防匱也，為防非時之緩急也；今斷止之，必曰一切取之于公中，敢問個人皆無所蓄，公中于何取儲？」「吾恐農不樂無與己之農，工不樂無與己之工，商不樂無與己之商，……趨天下之人盡納于溝壑矣。」觀乎當前所有共產地區的貧窮共慘厄運，不難應驗了。

民國九年間，齋公在精研學理下，對世局安危，提出先見定論，認為「帝俄之傷天害地，毀滅人倫，終必自食其果；即使幸而有成，亦必一瞬而已，其敗可必也。」目前俄國境內，經濟問題迄未解決；所有民主自由國家，均不屑與之為伍，怨聲載道，莫不以俄共為衆矢之的；其敗亡

僅時間問題耳。

## 指出共產主義謬妄

齋公雖非中國國民黨員，但忠愛國家，標舉大是大非，迥非常人所能項背。民國十三年，廣州一度容共，有人曲解三民主義，齋公義難緘默，為之駁正。他堅定地認為「三民主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為適合國情的政治學說。」一面明白指出共產主義的謬妄，斷不能容忍其陰謀

破壞猖狂詭譎。這無異做了愛國楷模反共的先鋒。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他想及福國利民的重要，撲滅共產邪惡的根本要圖，惟有積極的解決民困、改善民生為急務。他說「向來不言社會主義，唯見社會不平，必求所以改革，故辦種種實業教育，為窮人打算，不使有凍餒之憂。……將來國家苟能明令法令，使富人幫助窮人，則盡善矣。」其目光遠大的真知灼見，能不令人仰佩呢。

（未完待續）

專校教材  
高普考  
考試必讀

# 國父思想

陳嘉猷教授著

本書為陳嘉猷教授精心傑作，闡揚國父思想真理，以三民主義與國家主義、世界主義、帝國主義、民主主義、極權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作客觀之比較，乃至與共產主義之明確對比；證驗三民主義之優越性，肯定三民主義必能統一中國。剖析共產國際主義的本質、陰謀，並批判共黨之階級鬥爭論、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國際主義，及唯物辯證法等之謬論。對國父所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語，由共產主義五種不同類型中，闡明其立言本意所在，從學理根本上揭穿並消滅共黨邪說，肯定反共必勝，復國必成。全書五十萬言，附特載十五種，附錄三種。將近十三年（六十一年至七十三年）來之高普考與特考試題，作有系統的綜合彙編共二百十六題。足供參加高普考特考各界人士之研究參考。每冊定價新臺幣叁佰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